

• 21 世纪常见病防治丛书 •

论肝施治精要

王素玲 编著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系祖传肝病中医世家,继承父辈医德医技,对肝病防治有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采用的祖传秘方及自拟肝醒灵方剂给广大肝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本书是作者在数十年中医实践中的论肝施治精要,以飨读者。

*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肝施治精要/王素玲编著. —北京:军事

医学科学出版社,2000.4

(21世纪常见病防治丛书/刘书良主编)

ISBN 7-80121-225-8

I. 论… II. 王… III. 肝病(中医) — 防治 IV. R2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792 号

* *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太平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8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潮河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6.625 字数:147千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册 定价:9.50元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损、倒、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我的先高祖就行医于民间，尤擅长于臌胀病（即现代医学所谓的乙肝）。听家父说，随同清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医也曾路过先祖家乡，月夜拜访过他，经过促膝交谈，深识老人家博览医精，诚求去京城为皇室供奉，高祖眷恋故土，婉言谢辞，未能成行。尤见其名已出人头地。家父紧步后尘，诋高祖业绩，亦于乡所执医，固因时期局限，未能申张抱负，平庸至危，膝下男儿医业无趣，惟我赴于医海遨游，家父传宗无奈，被迫转换旧念，亦可欣慰之巾幗不让须眉。虽家父医理韬略未能尽数承接，但其精髓自觉已遍及吸吮，届时我虽已婚，家庭、幼儿亦在添累，但其精神确为激昂，奋发向上目标不再朦胧。家父虽已老迈龙钟，但步履尚还稳健，我与其居遥隔十余里，老人几乎逢周日必至，口授他的医理及医案，他的执著使我涕零，而今还常在繁累的梦中惊醒。老人明白留在世间的日子不多了，他不甘愿让一些有用的东西淹没。当他颤抖着手把祖父珍藏过的三张秘方交给我时，我瞥见了家父那微妙的期望目光。我相信，家父的遗愿不会是固守，而是冲破。血缘的关系我不能错估这般神悟。家父早日撒手人寰，我继往开来，虽自知能力有限，却难谢重任，强硬头皮奋力补拙，怎敢浪费丝毫光阴，为名？图利？似乎都那么暗淡。朝思暮想只愿为更多的人做点贡献。一慰天地，二慰我心，虽无珠玑，亦备桑梓，略感人生无悔也。

而今已望及六十，自知解数已临西下夕阳，虽精神抖擞，自勉“奋蹄”壮心不已。实难为青壮时期“敢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气，尽管不服老，可客观上也时有打折。近四十来年的执于

肝病临床治疗与探索,虽无惊人之举,亦不乏广积医名家之技。偶偷空闲思之,生我固无大的作为,却为部分人做了点奉献。因未涉及更广泛的患者人群,仍心有余悸,为慰心愿,博搜前因后果,与我同事通力协作集成一书,以飨读者。虽尽力而为,毕因水平有限,缺点、疏漏在所难免,诚请读者鉴谅。

目 录

第一章	追溯中医的进展	(1)
第二章	西医对病毒性乙型肝炎的认识	(19)
第三章	西医对肝硬化的认识	(45)
第四章	西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	(54)
第五章	西医对病毒性肝炎的治疗	(60)
第六章	中医对肝脏生理病理的认识	(80)
第七章	对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的认识	(104)
第八章	中医治疗肝病的状况	(121)
一、	对急性病毒性肝炎的辨证施治	(122)
二、	对慢性病毒性乙型肝炎的辨证施治	(128)
三、	对重型肝炎的辨证施治	(144)
四、	对淤胆型肝炎的辨证施治	(150)
第九章	现代医学对用于肝炎的中药探索	(153)
一、	用于急性肝炎的中药作用	(153)
二、	用于慢性肝炎的中药作用	(157)
第十章	温旧知新,奋发图进	(161)
第十一章	中草药的性能概述	(170)
第十二章	对部分治疗肝病中药的论述	(175)
第十三章	关于医德医风的问题初探	(184)
附 录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试用)	(188)
尾 声		(194)

第一章

追溯中医的进展

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认为人类最初的年代,其脑壳已比猿人略大。这证明,人类已由猿人阶段进化成为野人阶段了。他们已能直立行走,摆脱了过去的习惯性爬行。为了求得在自然界中的生存,他们制造了简陋的石臼、石斧之类的器械,这就是历史上通称的旧石器时期。约又经过几十万年的辗转,野人的脑壳得到了进一步的进化,他们已能制造石刀、石枪、石针等器械,这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期。当时人们穴居森林、荒野,猛兽蛇虫四处游窜,为了维护生存,他们与来犯的兽蛇顽强搏击,在所难免,他们用干土面涂抹,树皮、叶包扎,以达到止血的作用,这就是原始的外科医术。他们食野果,啃树皮,嚼草根,在那烈日炎炎的夏季里忍受着虫叮蚊咬,雨露洗礼,尤到那寒冬冰雪的季节,果不饱腹,穴居腐枝烂草,更难御寒,是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坚硬皮肤,所以那时人很少感冒,但由于风餐露宿,且又不善于储备食物,所以饥饱无常,以致很多人都形成了消化器官的疾病。此外如心、肝、肺、神经、筋骨也发生着各种疾病,开始他们认为是鬼神作祟,除祈祷外,就是采取占卜等迷信的活动,很少利用药物疗法,可惜的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减轻人们的痛苦,他们也并没有墨守常规,在艰苦的实践中,探索出一些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最初的医学起源。随着年龄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广泛和熟练地处理一些疾病,这就是后来医学发展的原因。我们的祖先在

上古时代,没有文字的记载,只有传说和神话,所谓的传疑时代,这是一个较长的时期。

近代史学家把太古民族分为三大系。以燧人、伏羲为海岱民族,又称泰族;以炎帝、神农为江汉民族,又称炎族;以黄帝、颛顼为河洛民族,又称黄族。史籍上有关这三大系的医药记载如下:

泰族的,据《淮南子》考:“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腥臊多害肠胃,于是圣人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韩非子在《王蠹篇》中说:“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伤害胃肠,民多疾病。……”

《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元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

关于炎族的,《白炎通义》:“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农也。”

关于黄族的,《中国古代史》:“案神农所创之医,为医之经验,黄帝所创之医,为医之原理,进化之级应如是也。”

据说中国在上古时期即有医药,或说始于神农或说始于黄帝。那时是人智未开,居所不定,未识耕种、畜牧之法,以大自然的植物采来当做食品,在漫长的实践中,他们认识到了—些植物的功用,如什么是催吐的,什么是镇痛的,什么是止血的草木,这就是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中医至《黄帝内经》、《灵枢》为宗祖。前人曾说:“素问,黄帝与岐伯问答,三坟之书,无传尚矣……是医书之祖。”后来人

深知内经素问善议论明理,故枝节详尽,而辩论精审,这是秦朝时期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文字记载特点。且观内经素问之书,实不出于黄岐之世,但可认为去先王未远,时人传述黄岐遗意而作,词古意精,理微事著,保天和于未病,续又命于既危,彝论益敦,王化滋盛,实为医家的宗祖,可谓医家之经典,故曰:“医人不读素问,犹如士人不治本经。”所以说《内经素问》是中医基础医学的必读之书,根据各家考证,此书似乎出于战国之末。如《黄帝八十一难经》,有人认为是黄帝的作品,亦有人认为是渤海秦越人所作(秦越人即扁鹊)。很多人认为《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医经之秘录也。听其传说“难经历代只传之一人,至魏华佗乃烬其文于狱下……接此则难经为烬余之文。”也有人说,扁鹊是轩辕时期的人,不列入黄帝,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之内。”如此看来,难经为秦越人所作较为有据。对于是谁可以不必细究,它在医学上的应用价值却不容忽视。大多数人认为“难经八十一篇,辞若甚简,然而荣已度数,尺寸位置,阴阳之相,脏腑内外,脉法病机与经络流注,针刺俞穴,莫不该尽。”且观汉朝医学尤为隆盛,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扁鹊与仓公同传。”扁鹊,姓秦,名越人。仓公,姓淳于,名意。是汉代的良医。仓公出生临淄,他的先生公乘庆阳所学于扁鹊而传给苍公。为大治病,重视切脉,历述所治,又特别重视经验。从扁鹊到仓公可以说是实践派的始祖。公乘庆阳说:“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这可以说就是仓公得其真传的精髓,但因他不善于为人治病,很使病家怨恨,汉文帝时,为此曾诬说他有罪,幸得女儿缇萦替他上书求救,方免一死罪,仓公之后,如马长、冯信、杜信、唐安等。虽也各得真传其术,但却远不如仓公其医术。且观东汉

时代蔡邕著有《本草》，涪翁著有《针经》，张机著有《伤寒论》、《金匱》都是汉代的医书杰作。尤其对仲景博通群书，且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后世推其为医圣。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而不传。传于世的有《伤寒杂病论》十卷，《辨伤寒》十卷，《评论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他的弟子已讯也颇有才识。伤寒论自序说：“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而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且说张仲景，届时伤寒横行，其家族二百余人死于其病三分之二，仲景临病善思，其根据《内经素问》“阴阳大论”之意，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凛冽，这乃为四季的正气。假若春时应暖而大寒，夏时应热而大凉，秋时应凉而大热，冬时应寒而大温，这乃为气之逆行，中而即病，称之伤寒。暂不致病的病毒蕴藏于肌肤，待到春节的时令，就会发生于温病，到夏季的时候就会发生为暑病，所以劳作之人，春夏多温热病，都可称为冬时寒冷所致。这就是张仲景的内科病理学说。他引证《内经素问》“热病者，皆伤寒之类，及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理论为己用。他说：“不须汗，而强汗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须汗而不与之汗者，使诸毛孔闭塞，令人闷绝而死，不须下而强下之者，令人开肠洞泄，不禁而死，须下而不与之下者，令人心内懊恼，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须灸而强灸之者，令人火邪入腹，干错五脏，重加其烦而死，须灸而不与之灸者，令人冷结重凝，久而深固，气上冲心，无地消散，病笃而死。”这是张仲景的治疗学说。他又说：“古者上医相色，色脉与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医听声音合

五音……下医诊脉，知病原由……。”这是张仲景的诊断学说。他又说：“欲疗诸病，当先以汤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疗阴阳，破散邪气，泽润枯朽，悦人皮肤益人气血，水能净万物，故用汤也。若四肢病久，风冷发动，次当四散，散能逐邪。风气湿痹，表里移走，居无常处者，散当平之。次当用丸，丸药者，能逐风冷，破积聚，消诸坚癖，进饮食调和营卫，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为上工。”这是张仲景的药物调剂学说。

张仲景说：“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公乘庆阳、仓公、下此以来，未之闻也……。”不难看出仲景所信仰的人物。他所著的《伤寒论》这部书完全是他的实践医学。《金匱》是记载杂病的全书，与后世所尊崇的黄帝内经素问，扁鹊之难经同称之为中医书的三部经典著作。可以说这部书是两汉前的医学集大成，中医方术的鼻祖。汉代除淳于意，张仲景而外，就是华佗。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曾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镗铕，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酒服麻沸汤，既醉无所觉，因剝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即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就是华佗的外科手术与近世外科学相接轨之处。华佗亦有学生吴普、樊阿，他曾说：人体欲得勤劳，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全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引导之事，能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蹶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这就是华佗以运动治疗疾病的方法。恰似与现

代体操健身的运动相吻合。届时的吴普实施颇著成效。其人年岁 90 余仍耳聪目明，牙齿坚固，樊阿效仿，亦活百余岁。华佗不但精于外科医术，并精于其他的祛病方法，他是中国外科手术的先导。

医家们为了驱除疾病，使生命得以延长，晋代的王叔和与葛洪对医学有相当的贡献，唐代的甘伯宗《名医传》称“叔和性致沉静，博通经方，精意诊处。”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坠堕入地者，叔和之力也。”

葛洪是位医学家兼神仙导养的人，著有《金匱要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奇异的是在这个时代，著名的医学家不是士大夫，就是佛教徒。如佛教徒，在传教余暇，研究医理、道洪、智斌等都是僧侣，亦能分析医方，调制丸散。

医学到隋唐时期更加进步，但随着战乱古经旧典多有佚失，所存的隋朝巢元方《病源候论》，唐初孙思邈撰《千金方》，王寿撰《外台秘要》。《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可以说是唐代前医学的大成。

中医学在唐宋以前，本无派别，到金元时期，才有流派的兴起。金元时期号称的四大家，实际上就是四大学派，刘河间笃信古方，喜用凉药，所著《原病式》等书，主张降心火，益肾水之理，成为寒凉派，张子和崇尚河间主张汗、下、吐之法，尤对下法更加注重。他的治病重在祛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所以子和成为攻下派。李东垣是张清古的门徒，首创古今异轨之说，不用古方，东垣师承其说，以脾土为主，认为土是万物之母，著《脾胃论》发明补中益气及升阳散火的方法，所以成为补土派；朱丹溪采用古方以治今病，其势多不能相会于今，从而研求刘、张、李三家学说，推衍其义，创阳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主要重于滋阴，他本人是南方人，且南方人身体柔

弱好食者多，所以用清滋之品，颇能见效。这是丹溪偏重养阴的原因。其四大派各有发明，有所竞争。这种医学自立门户抗衡现象是从金元开始的，推其原由应起之于北宋。

近世的医学是从明、清朝代开始的。在元末明初时的滑寿、葛乾孙、吕复等很负盛名。温补一派在明代亦颇有发明，继东垣而起的为景岳，其学说既攻击河间、丹溪、东垣。东垣学说是相火为原气之贼，景岳学说是相火为原气之本，人之生气，应以补阳为主。难得而易失的惟阳，既失难复的亦惟阳。后来医家不分内伤外感，说是补正即能祛邪，这就是景岳所发明的，因为他善用熟地黄，所以人呼之为张熟地。其曾医法于薛立斋，时下薛为明代太医，所著《薛氏医案》七十八卷，于医学十三科均包含，尤其正骨科更为特色，所著的《保婴撮要》更为后世尊奉。他为名医赵献可派。其医以养火为主，他曾说：“俞门为人身之君，养身者，既不知樽节，致伐此火，以至于病。治病者，复不知培养此火，反用寒凉以贼之，安望其生！”赵氏在清代有高鼓峰、吕晚村等。他们都是偏于温补派。明代的吴又可时值山东、浙江的瘟疫盛行，居户十有七八死于其病，他著的《瘟疫论》其学说认为，瘟疫是由于四时不正之气而致，其病与伤寒相似而殊别。他说：“伤寒自毫毛而入，中于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优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

明代对药物学颇多发明，缪希雍著有《本草经疏》，他对神农本草经极度的信仰，他以《本经》为经别录为纬著《本草经疏》，对药物学最大贡献的当推李时珍。

明末清初,名医辈出,浩瀚博大的书籍中有王肯堂六科准绳,其著的《证治准绳》一百二十卷,采撷丰富,四库全书提要说他博而不杂,与李时珍《本草纲目》,为吾国医药两大渊藪。

张路玉著有《医通》,《伤寒续论》等,体例是继“准绳”,由博而约相类。方药则多采用立斋、景岳两家,宗于温补派的,叶天士著有《景岳发挥》,叶天士与薛生白同为吴中负盛名者,天士对温热及幼科,薛生白对湿温症都有一定特长,叶天士之父阳生颇精医理,他说:“剂之寒温,视疾之凉热,自刘河间的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说,又偏之于寒凉,且宗于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近之医者,茫无定论,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有成见,盖病有见证,有变症,有转症,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此方。否则以药治人,实以人试药也。”宗温病派的人很多。

《医宗金鉴》是乾隆初年,诏太医院及各省医家共同的编著,以后学医的除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外,必读此书。实际此书是吴谦一人的原稿扩充而修正的。

喻嘉言对《伤寒论》、《金匱要略》颇有研究。对方有执著的《伤寒条辨》削去王叔和序例犹未能纲举目析,乃著《尚论》变易体例,又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诸杂证。著有《医门法律》颇能晓知《金匱》的秘旨。

徐灵昭是清朝的一位医学大师,他曾对医书精心研究,批阅过千种医学方面的书籍,可称为“博大精深”的有识之士。有人为他立传说:“每视人疾,穿而膏肓,能呼肺腑与之作语,其用药也。神施鬼设,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诸岐黄家,日膛心骇,帖帖蓍服,而卒莫测,其所以然。”其说固为夸大,但亦不乏观其医术之精。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自序说：“固游滦州之稻地镇，得以亲见人之脏腑与古人所绘图说不同，固别绘”改正脏腑图共二十四件，并著为论，以说明形质构造，而正古人之讹谬。他又说道：“古人论脾，既谓脾动不安，何又云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动则食不化？其论肺，既谓下无透窍，何又云肺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其论肾，既谓两肾为肾，中间动气为命门，何又云左肾为肾，右肾为命门？其论肝，既谓肝左右有两经，何又云肝属于左，右胁属肝？其论心，既谓意、志、思、虑、智五者，皆藏于心，何又云脾藏意智，肾主技巧，肝主谋虑，胆主决断？其论胃，谓饮食入胃，精气从贲门上输于脾，肺，宣播于诸脉，殊出情理之外，谓小肠化食，水自阑门出，尤为千古笑谈！其论心包络，既谓有名无形，何又云手中指之经，乃是手厥阴心包络之经也？其论三焦，不可以指屈，有形无形，尚无定准，何又云手无名指之经，是手少阳三焦之经也。既误形状，更误其功用，矛盾差讹。”

可以说王氏对订正古书的差错颇有功绩，但其立方论药却有诸多偏谬。如，他所说的以血液为病源，以逐瘀为疗法等。

清代至国外学医的当以黄宽为最早。

外国人初来中国建立西医院时，曾遭到国人的反对，甚至有人言之，外国人挖取小孩的心、眼制药者，久之人们逐渐明了真象，并目睹了它的功效，西医术优于中医术，为人们治愈了多种疾病，并为减少死亡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医学，已从神祇、实验进展到科学的时代。自从西医输入中国医学蓬勃发展，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一场医学革命风暴在中国大地已经掀起，如桐城吴挚甫说：“吾国医学坏于儒所传《素问》、《难经》

殆皆伪著，五脏部位皆颠倒错乱，其故因汉时有古文，今文两家之学，古文皆名儒，今文则皆利禄之士，古文言五脏与西说合，今文即左肝右肺者……。”又曰：吾国古医以张仲景、孙思邈为最，而仲景《伤寒论》所称之十二经，考诸西医解剖学，始知其误，孙思邈《千金方》所论之五脏，亦类取今文说，吾国医学之所以不昌也。

清代光绪三十四年间的内科学纲要序：“吾国旧时医籍，大都言阴阳气化，五行五味生克之理，迷乱恍惚，如蜃楼海市，不可测绘，支离谬误，如麒麟入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

又《新伤寒论》序（清光绪三十四年）：“西方鸿宝来贡神州，我国民应若何欢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医，斥之未达，墨守旧法，甘为井蛙，坐令病夫盈国死亡接踵，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医学补习科讲义》绪言：“吾国医学四千年来，缪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肺五叶而医者以为六叶，肝五叶而医者以为七叶，肺居中，而医者以为居右，肝居右，而医者以为居左，心四房，而医者以为有七孔。膀胱上通输尿管，而医者以为无上口。此无他，古书误之也。欲正其误，宜讲解剖学。肾为制溺之机，而医者以为藏精，不知藏精之别有精囊也，心为发血之源，而医者以为君主，不知神明而出于脑也。肝藏制造胆汁，外肾制造精液，医者均不知也，此无他，古书之误也。欲正其误，宜讲生理学。……中风一证，素、灵、仲景之书皆主于风，刘河间则主于火，李东垣则主于气虚，外受风邪，朱丹溪则主于痰湿，而不知其病源，欲正其误，以讲病理学、内科学。”

当时不仅医学家提倡医学革命，就是一般的海内学者，也

极力提倡新医学的发展,他们说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是新旧的区别。只有玄学的医学与科学的医学的分别,大概都是因为中医学的某些玄乎神秘,使人不肯相信之缘故。

到了民国,新医学的蓬勃发展,大有不可挡之势,就连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大多赞成科学医学的发展。民国三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力主废除中医,为此余德坝等联合各地中医人士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举代表前往国务院及各部呈请保存中医中药,当奉国务院批示:“查中国医学,肇至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岐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随之教育部批示:“该会长等设会研究,志切维持,用意甚善。惟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故此次本部所定医学专门学校课程,借备各种科学,原为解剖化验,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无从入手。此项规定,系由临时教育会议议决,由本部延聘医学专家详细讨论,始行颁布,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之处,应勿庸议。”

其时余岫提议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其大致理由是:

1. 旧医的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为凭空结撰,全非事实。
2. 临证独持,为寸、关、尺三部支配脏腑,穿凿附会,其源出于纬候之说,同属无稽。
3. 根本不明,诊断无法,如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